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 乱世猎人

龙人◎著

12

(大结局)

LUANSHI

LIEREN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 乱世猎人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

也是猎场。  
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最得意作品

南海出版公司

# 乱世猎人

龙人◎著

12

(大结局)

LU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  
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南海出版公司

201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 12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5.1

ISBN 978-7-5442-7356-5

I. ①乱…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0995号

**LUANSHI LIEREN 12**

**乱世猎人 12**

---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出版) (0898)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56-5

**定 价** 28.00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目 录

第一百八十四章	邪王之死	1
第一百八十五章	散魔大法	15
第一百八十六章	瑜伽神功	30
第一百八十七章	无形剑气	45
第一百八十八章	留容人间	60
第一百八十九章	扰兵之计	74
第一百九十章	易攻难守	88
第一百九十一章	以气御敌	101
第一百九十二章	剑破虚空	118
第一百九十三章	天火疗伤	132
第一百九十四章	无形之敌	146
第一百九十五章	变幻无常	161
第一百九十六章	舍身护主	175
第一百九十七章	自封为王	190
第一百九十八章	刀乱军心	205
第一百九十九章	帝王誓言	220
第二百章	武道无界	234
尾 声		255
后 记		261

## 第一百八十四章 邪王之死

田新球居然在突然之间再次跃起，如一头凶猛巨大的老虎，那动作之猛之快连凌能丽也吃了一惊。

“轰！”田新球的双掌重重印在尔朱荣的命门穴上。

事出突然，而田新球的来势太快，尔朱荣根本就不及回救，也无从防备和相抗。

尔朱荣身子狂震，“死亡之剑”更发出巨大的嗡鸣之声，那死灰色的剑芒暴射。霎时，天光尽暗，犹如回到了黄昏。

黄海顿时只觉压力大增，右手的攻速也慢了下来，不由得大骇，心中暗叫不好，田新球的一击之力，反而被“死亡之剑”吸收，更增凶性，这下弄巧成拙。

尔朱荣露出一个狰狞无比的笑容。

“嘭……”田新球又再补数掌，那剑芒再盛，死亡之气更烈，远处的凌能丽似乎每一根神经都被封死，黄海也觉得自己的经脉在逐渐死去，他再也无法抗拒那超乎天地自然的魔气，“呀……”的一声狂号起来。

凌能丽骇异若死，也立刻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眼前黄海与尔朱荣的距离近在咫尺，但却已经无法逾越，此刻黄海的狂号之声更是惊心动魄，但也使这林间那股奇异力量波动了一下，凌能丽终于可以发出声来。

“战龙，快抱住他！”凌能丽歇斯底里地大呼，自己几乎已近虚脱。

田新球一震，立时如一头野兽般张臂死命抱住尔朱荣的双臂，并张口向尔朱荣的“新识”穴上狂咬而下。

原来，田新球刚才并没有被击死，他的毒人之躯生命力之强完全不是以普

通人的思维可以想象的，虽然他的五内几乎尽碎，但其韧性和超强的生命力却支持着他一时未死，体内的肌理也在迅速修复，他完全不会感觉到痛。在他听到眼前之人就是尔朱荣时，那生命里有个潜在的声音在呼喊道：“这人就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两个仇人之一，这人就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两个仇人之一，你要杀了他，你要杀了他……”仇恨更激活了田新球疯狂的意志，他竟在短短的时间之中凝聚了强大的功力，此刻他的心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死尔朱荣！但他却没有想到因为他的突袭，反而导致弄巧成拙的后果，这时经凌能丽提醒，立刻明白过来。毕竟，他仍然有着自己的思维，这就是毒人最具特色之处，所以，他不仅抱住了尔朱荣，更张嘴啃咬尔朱荣的新识穴。

新识乃经脉外部奇穴之一，在第三颈椎脊突下一寸半处，它可以控制人的后脑、项部、肩背。若非田新球乃是药道高手，深通医理，别人绝难找准这个穴位。一般情况下，所有的高手对位于经脉上的穴道都会有所了解，但对于经脉外部的奇穴却是并无所知了。

尔朱荣再一震，剑气一弱，顿如鬼魅一般凄号起来，身子一阵抽搐。

黄海岂会再错过机会？右手的匕首带起一溜电火，直逼向尔朱荣的心脏。

“叮……轰……”尔朱荣拼尽全力，将“死亡之剑”一移，正好斩在黄海的匕首上，奇事突然发生了。

天空之中倏然降下一团大若斗笠的雷火，似乎自异度空间中蹿出的鬼王，突然得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黄海飞退，以他最快的速度飞退，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快过那团雷火。

凌能丽只感到一阵炽热的热浪扑面，然后是一股无法抗拒的气流，只觉天在转、地在摇，她无可抗拒地被抛出十丈开外。

当凌能丽醒来之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呆住了，她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刚才立身之处。

没有淡黄的秋叶，没有半青半黄的小草，有的只是一截截焦炭般的木头在静立着，一根根焦枯的树枝，就像剥去衣衫赤身裸体露在风中的干枯老头。草木皆无，那雷火击下之处有一个坑，以那个坑为中心，方圆三十丈全都是一片焦土，没有一棵树木仍有半分生机，没有一根草茎仍有活力。

凌能丽发现了黄海，那淡黄色的衣衫也碎裂成块块破布，与她相隔不远，正在那焦土的边缘枯坐着，似乎是一堆腐朽的木头，凌能丽感到心下骇然。

“黄叔叔！”凌能丽唤了一声，试着撑起身子，却感觉到有些乏力，那雷火毁灭性的力量似乎也将她的五脏六腑全都损伤了。她有些不明白，那是自哪里喷下的雷火？此时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明朗，刚才并没有乌云笼罩，虽然她知道那些绝世高手交手之时，总会有天人交感的现象出现，就如蔡伤与石中天交手，那晚突然电火交加，巨大的冰雹狂下，可是这雷火却来得有些莫名其妙。

世上的许多事情都不是以常理可以推断的，有些事情注定只会成为谜。正因为世上有太多人类所无法明了的谜，才使人类变得更有意义，不是枯燥乏味的，活着变得更有意义。

黄海没有应凌能丽的呼喊，仍是坐着一动也不动，直如一堆朽木。

凌能丽的心中升起一团阴影，一团无法解释的阴影，所幸她仍能够爬起来行走。

她没有看到田新球，也没有见到尔朱荣，但却看到了那约有四丈见方的大坑，坑中之土焦黑一片，无法想象那是被一股什么力量摧毁，但那的确非人力所能为的。

凌能丽两步只能做三步走，那焦土之外的树木全都已枯萎，树叶落得满地都是，她踩在树叶上极为小心地向黄海行去。

黄海的脸色有些焦黄，但却并不像那些树皮和地面一般。

“黄叔叔！”凌能丽轻轻地唤了一声，她想自己应该叫黄海为叔叔，因为蔡伤是她的义父。

黄海的眉梢轻轻动了一下，但却并没有睁开眼睛，也未曾开口说话。

凌能丽大喜，黄海并没有死，她自然大为欢喜，忙问道：“黄叔叔，你没事吧？”

黄海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没事，快扶我上山！”

凌能丽这才放下一颗心来，又问道：“你的伤势要不要紧？”

黄海蓦地睁开眼来，凌能丽倒吓了一跳，她竟发现黄海的眼珠子是幽蓝色的，更射出森冷邪恶的光彩。

凌能丽骇然惊退数步，惊问道：“黄叔叔，你的眼睛……”

黄海叹了口气道：“我的精神已被邪魔所侵，我怕自己压制不了这种魔意，所以必须尽快上北台顶，让了愿大师和达摩相助我逼出魔灵！”

凌能丽大惊失色，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但她不敢再有丝毫的犹豫，本来准备去给哈不图解开穴道，可现在黄海的事不能有丝毫



耽搁了。

黄海的身子冰凉，更在不停地颤抖，显然是他正在与入侵的魔灵相抗。  
凌能丽也不知道事情怎会变成这样，以黄海的功力，居然被邪魔入侵……

北台顶之上，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凌能丽很敏感地感觉到，虽然此刻背上的黄海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心思也越来越乱，但她仍感觉到北台顶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氛，并且，她还看到了几具尸体，这是她并不熟识之人的尸体，那就是说，北台顶之上，已经历了一场拼杀。

“究竟是什么人竟敢找上北台顶呢？那师父呢？这些人是不是师父所杀？”凌能丽的心中这样猜测着，不过，她的步子变得小心起来。

但愿大师和达摩诸人在忘情崖，这也是天痴尊者、烦难和佛陀联袂升天之处。

登上忘情崖的路并不好走，这也成了忘情崖的一大特色，忘情崖在叶斗峰北面。<sup>①</sup>

凌能丽在离忘情崖二十余丈之时，就已听到了兵刃交击之声，极为清晰，不由得放缓了步子。

“老贼魔，今日本公子定要为七老报仇！不宰了你，本公子不姓凌……叮叮……”在兵刃交击声、吆喝声中，凌能丽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使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无比的欢欣。

这分明是凌通的声音，凌能丽一听就知道，怎叫她不欢喜？只是她不知道凌通怎会找到北台顶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小子，你少吹大气，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想与我作对？简直是不自量力！”当这个阴冷的声音传入凌能丽的耳朵之时，凌能丽眼前一亮。

凌能丽忍不住惊呼出声：“石中天！”

那说话之人竟然是独臂邪王石中天，而石中天身边的两仆却被一群高手围攻，那与石中天对阵的人正是凌通。不过，一起攻击石中天的，还有另外两名剑手和一名刀客。

那两名用剑之人赫然有剑痴在其中，只不过，攻击最为凶猛的仍是凌通。

---

<sup>①</sup> 五台山由五座高峰组成，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西台挂月峰，中台翠岩峰。其中以北台顶叶斗峰为最高，峰顶最阔。



凌能丽的惊呼自然也惊动了这些人。

“丽姐！”凌通一见对方是凌能丽，忍不住欢呼一声，但险些被石中天趁虚而入，击个措手不及。

几个月不见，凌通的功力似乎比以前高出了数倍，每一剑的气势如潮，风雷隐动。看得凌能丽暗暗称奇，不明白凌通的功力怎会进展得如此之快，那完全有些不合常理，但姐弟相见，其欢喜之情却非任何言语可以描述的。

“老贼魔还想顽抗？本少爷就早一点送你去见阎罗王好了！”凌通似乎极为恼怒，剑势再次一紧。

凌能丽心中大感不安，石中天的厉害她可是亲眼见过的，以凌通的武功又怎是他的对手？即使武功再提高几倍也无济于事，不过观看一阵后，凌能丽立时明白，石中天早已受伤，步法之间有些难以为继，根本就没有往昔那般自然而利落。

“是谁伤了石中天呢？”凌能丽有些惑然，她心中明白，这绝不是凌通所伤，而助凌通的那老者也不够资格，“难道是……”想到这里，凌能丽心中一急，忍不住呼道，“师父！”同时背着黄海就向忘情崖奔去，却并不理会凌通，因为她看出凌通应该还可以勉强撑下去。

“你们谁能够斩下那两个老妖怪的脑袋，赏银一万两！”凌通财大气粗地呼道，他这样杀得有些烦了，总想那边的人赶快干掉石中天的两仆，前来助他一把。

石中天的厉害的确让凌通吃惊，不过，他并不知道此刻的对手是石中天，其武功只不过发挥了四五成，若是未曾受伤之时，只怕此刻的凌通早就没有如此嚣张了。

石中天心中怒极，这小娃不知天高地厚地缠着他，的确很烦，不过，凌通也正是他所要对付的对象，就因为对方曾破坏过他的好事，破坏了他追杀萧衍，这才使他在南朝损失了大部分实力。而萧衍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一旦他的身份暴露，就立刻对他存于南朝或明或暗的实力施以无情的打击。

萧衍也曾来自江湖，对于江湖人的一贯伎俩，他并不陌生。是以，此刻石中天在南朝竟很难容身，而凌通更是萧衍培养起来的另一股实力，对于任何可能成为他敌人的人，都绝不会手下留情。而此刻的石中天身负重伤，对萧衍的所作所为有些无可奈何，想到这里禁不住又再一次咒骂起田新球来。

原来，他在上北台顶的途中，与田新球已经战了一场，他自然不知道田新

球已经成了毒人，更为蔡风所控制，还当田新球又反过去帮助尔朱荣了。石中天心中很不明白，为什么田新球似乎并不认识他，在他报出名字之时突然出手，只杀得他措手不及。若不是两大仆人同时出手，这次他肯定会栽到家了，说不定还会被田新球所杀。

田新球的武功提升之快，完全超出了石中天的想象之外，石中天的不灭金身在蔡伤那一役之中被破，虽仍有神功护体，但还是免不了受伤。

在石中天主仆三人的联手之下，最终使田新球重伤而逃，这也是为什么田新球与尔朱荣交手之前已经身受重伤的原因。

与尔朱荣交手之前，田新球其实是在抓紧时间疗伤，因此未能在尔朱荣制住凌能丽之前现身阻止，只是扔出几颗石子警告凌能丽，这也是凌能丽能听到石子击树声的原因。只是到了不得不现身之时，田新球方出手应战尔朱荣，完全顾不了全身的伤痛。

石中天与田新球的体质不同，他恢复伤势绝对没有田新球快。看来他是终日打雁，反被雁啄，没料到机缘巧合之下，蔡风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使得他今日还要受一个小孩子的恶气。

剑痴杀得凶狠，似乎跟石中天有着深仇大恨一般。那边是十名随凌通前来保护他的南朝好手，紧围着黑心仆木耳和夜叉仆花杏缠斗，一时也是斗得难解难分，那两仆的武功也十分厉害，还杀了几名凌通同来的护卫，也就是凌能丽在路上见过的几具尸体。

凌能丽却心系五台老人，背着黄海直向忘情崖冲去。

石中天立刻认出了来者正是蔡风的红颜知己，且是上次欲擒却未得手的凌能丽，再见凌通也称她为丽姐，心头不由得大喜，不过他弄不明白凌通与凌能丽及蔡风之间的关系，他还当凌通是南朝中人。

至于凌能丽其人，石中天倒是十分熟悉，心道：“我只要擒下这女娃，今日就可控制全局，包括五台老人那老不死的。”

石中天今日前来，也就是为了擒下凌能丽，同时他还想去看看了愿大师对圣舍利究竟是否已经化开。此刻见凌能丽回来，似乎还背着一个重伤之人，且步子有些虚浮，想来是受了伤，这样擒拿起来定是极为容易。

凌通似乎也在刹那之间明白了石中天的恶毒用心，忍不住惊呼道：“丽姐，小心！”但是，他仍发觉迟了一些。

石中天的身法快绝，虽然功力大打折扣，可他所学之博之精，根本不是凌

能丽所能比拟的，何况此刻的凌能丽不仅自身脉象混乱不堪，还背负着黄海那百多斤重的躯体，又心系五台老人，哪里还能抗拒？

凌通大惊，手中的屠魔宝剑如闪电般追至，石中天竟在他们的围攻之下仍能抽身而出击凌能丽，这份功底，是凌通无法相比的，但此刻凌通的功力却惊人至极，屠魔宝剑之上竟射出五尺多长的剑芒。

剑芒赤红，在凌通的惊怒之下吞吐不定，但石中天根本就不在意，因为他认定那剑芒不可能追赶得上他。

凌能丽大惊，玉手轻挥，似要挥开石中天的魔爪，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眼见不可幸免地被石中天所抓，忍不住惊呼出声。

石中天大喜，但他的得意并没有太久，因为他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比他更为邪恶的眼睛。

幽蓝幽蓝的眼珠，闪烁着一种如同魔鬼般邪恶无伦的光彩。

石中天的心似乎在刹那之间被毒蛇咬了一口，一阵抽搐，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世上竟有这样一双可怕得不能用言语描述的眼睛。

其实，眼睛并不可怕，眼光也不可怕，幽蓝之色本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色调，可是这双眼睛里所蕴藏的那股凶邪魔意，却是比任何可怕的毒物更可怕，那纯粹是一种精神和意识上的震撼。

正当石中天震撼之时，一柄锋锐无伦的剑自凌能丽的背上射出，带着无边的戾气和张狂魔意，以破天裂地的气势射向石中天。

石中天大骇，他看到了那一点幽蓝幽蓝的光彩，那是剑芒的核心。

石中天退，以他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飞退，这是他能够做到的也是必须做的一件事，因为他看清楚了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那个曾与他出生入死的“哑剑”黄海。

他不明白黄海怎会拥有这样的一双眼睛，但他却知道，这柄剑并非真正的剑，而是黄海的身体，一个无坚不摧的身体。其实，那仍是一柄剑，世人无法想象的剑。

黄海的剑道，已经超出了石中天的想象，而且石中天也感觉到了黄海体内那股奔涌的邪魔之血。

凌能丽忍不住惊呼，她的背上一轻，也同样感觉到那疯狂的邪恶之意在她头顶掠过。

凌通大惊而呼，剑痴也在惊呼，他们皆是用剑之人，自然知道欣赏这一剑

的艺术。不过，他们却无法抗拒那邪恶的剑意，除了凌通之外，所有人都骇然飞退两丈。

剑灭，如化在虚空的水气，唯有那张狂的邪恶之气仍弥漫于虚空之中。

“会主！”剑痴忍不住惊呼道。

凌通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望了静坐于地如木雕般的黄海一眼，有些惑然问道：“你就是我师父黄海？”

剑痴忙躬身行礼，凌通却并不下跪，他嗅到了黄海身上那张狂的魔意。

石中天静静地立着，脸上绽出一丝极为古怪的笑意，目光更如死灰般望着地上坐着的黄海，发出几个短促无力又显得十分得意的字：“你……也……会……入魔，哈……”

石中天想笑，但是在他张大嘴时，眉心处竟滑下一串血珠，自鼻尖到人中再到下巴，全都渗出了细密的血珠，笑声未尽，人已仰天而倒，溅起了一片地上的尘埃。

他死了，头脸分成了两部分，谁也没有想到一代邪王死时竟如此简单……

蔡风并不想对邯郸动用太多的武力，毕竟邯郸是元叶媚的家，也是元府所在地，不管元浩认不认蔡风这个女婿，他都是蔡风的岳父。因此，对于邯郸，蔡风只想劝其归降，如果劝降无法达成的话，说不定也只好攻城了，不过，他并不希望伤了这难缠的岳父。

蔡风更暗中自广灵接来了刘瑞平，这是两桩头大的婚事，由于两方的情况处于敌对，婚礼不能太过铺张，那只会对刘家制造更多的压力，让刘家无法立足于北朝。所以这次的婚礼举办得虽然极好，但只属于义军内部的高级将领。

婚礼由葛荣与齐皇后及王敏诸人主婚，同时，刘家也派来了刘傲松和刘承东，元家莅临的人物是高阳王和河间王及元叶媚的姨妈及姨夫田中光。

参加婚宴的人也达逾千，可算得上是盛大的婚礼，明媒正娶了。只不过，这样的婚礼对于蔡风如此身份的人来说，仍有些简陋。如蔡风这般身份之人办喜事，应该是满天下邀请宾客。

当然，这只是一个仪式，在蔡伤和胡秀玲及元定芳回归中土之时，必须再重新举行一举婚礼，那时候，将向满天下散发请柬，这是葛荣的主意，包括这次婚礼，也是葛荣的主意。在蔡风的心中，其实仍有一处轻伤，也可以说是一个结，一个让他烦恼和无奈的遗憾。不过，他爱元叶媚，也同样不会忘了对刘

瑞平的责任，何况刘家和蔡伤的关系非比寻常，他终须给俩人一个名分。

蔡风是葛家军的一种精神支柱，葛家军的前期组合支柱是蔡伤与葛荣，因为前期多是各寨头绿林人物及附近的百姓，现在却不同了，现在拥有大军百万，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在表现极强，且能臣服人心的表率。

蔡风，几乎成了百万义军的偶像，因此这次婚礼的气氛极为热烈。

不过，婚礼的第二天，葛荣就找来了蔡风，也就是昨天。

葛荣说的是一个极不好的消息，蔡风也见到了几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这就结束了蔡风的蜜月之乐。

万俟丑奴求援，向葛荣借助将领。

这的确有些荒谬，但葛荣却极为慎重以待，并不当这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极讲情义之人，所以他的朋友多，多得满天下都是。是以，万俟丑奴相信他，胡琛也相信他，这才出言借将。

这很意外，万俟丑奴前些日子才接收莫折念生的大部分义军，使自己的实力大增，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却向葛荣借将，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蔡风没有因此而奇怪，因为他不是俗人，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更因为信中所说的事实和那几个身份特殊来客的叙述。

万俟丑奴的武功被废，胡琛遭害，这说起来的确有些危言耸听，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过，蔡风和葛荣相信了，因为出手的人是叶虚、区阳、区金、区四杀。有这四大高手的联袂出击，没有多少事情是干不出来的，所以蔡风相信这几个来客所说的话和信内的内容全属事实。

域外联军的介入，使得义军形式有些异样，蔡风和葛荣所做的是同一个目的，尤其是蔡风，他要面对的是为万民请命，澄清天下，使千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如果域外联军的铁蹄踏足神州大地，他是第一个不允许的！何况，击杀区阳老魔是蔡风的首要责任，他必须作出一个决定。

葛荣和蔡风对万俟丑奴的信都很感动，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真诚的信任，同时也暗暗表示万俟丑奴要将领导权交给葛荣或葛荣所信任的人，那是一种知遇和知己的恩情。

更重要的是，葛荣知道万俟丑奴与他背负着同样的使命，不可避免地成了与魔门相斗的前锋，也是代表。所以，万俟丑奴才会选择向葛荣借将，而并没有将希望寄托于侯莫等义军首领身上。另外，也许是因为葛荣属下的确有着数不尽的将才之故吧。

那几个特殊人物都是胡琛和万俟丑奴的亲信，他们告之蔡风，胡琛之死，是因为救万俟丑奴，以自身为万俟丑奴挡了区阳要命的一指，这才重伤不治而亡。赫连恩也受了伤，万俟丑奴与叶虚、区金搏命之时，受了重伤而武功尽失。区金也身受重伤而退，那一战极为惨烈，而引起酷战的却是一本莫须有的《长生诀》。

也不知道区阳自哪里听到，说《长生诀》在万俟丑奴手中，便向万俟丑奴索借，但万俟丑奴说自己没有，于是双方一言不合，动起手来，后来被叶虚杀了数百兄弟冲出了重围。不过，与叶虚随行的所有高手全部击死，只剩区阳、区金、区四杀和叶虚逃走。

蔡风和葛荣更生出无尽感慨，他们禁不住对胡琛产生了一种无限敬意，这种人才是真正重朋友而轻生命之人，也难怪万俟丑奴死心塌地为胡琛办事。

葛荣最信任的人，就是蔡风、何五和游四，因此，对于这些机密事情，这几个人也知道，还有葛存远和葛悠义。但是葛荣只认为唯有蔡风才能担此重任，因为能够让万俟丑奴手下将领信服的人，必须是个有足够声望之人。何五和游四近来虽然声名不小，但却不足以让万俟丑奴的手下心服，一个不好，反会将那股义军弄得四分五裂，岂不是弄巧成拙？

葛荣其实也明白，万俟丑奴之意也是蔡风，唯有蔡风或葛荣自己方可胜任，但葛荣本人当然不能亲自前去，就只好派蔡风去了。

葛荣也有自己的打算，蔡风若能将那一路义军带好，将来东北与西北两路义军直击洛阳，那时北魏势必形如破竹。他相信蔡风的能力，更重要的还是要粉碎域外联军，也只有蔡风的才智方能完全控制好全局。其实，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葛荣对自己部下的将领极为自信，在他的计划之中，此刻大局基本上已定，凭借官兵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以动摇葛家军，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局，西北高平这颗棋子，他一定要下得稳而准，这也是他不顾打扰蔡风蜜月之美，也要让之赶去高平之因。

蔡风也知道，葛家军此刻不用他压阵也照样可以稳住阵脚南征，所以他很放心地答应前去高平。

刘瑞平和元叶媚缠着蔡风一定要同去，但由于高平局势未定，带着二女可能会有些不方便，所以蔡风并不想带她们同去，只不过被刘瑞平和元叶媚纠缠不过，只好答应让她们一起去了。

今日，蔡风整装出发，并没有带太多的人马，三子、陈楚风及田福、田禄两兄弟所领的一千亲卫营。

“主人，主人……”木耳和夜叉花杏趁众人怔神之时，都骇然惊呼，飞身掠向石中天。

凌能丽一惊之后，忙扶起黄海，急问道：“黄叔叔，你没事吧？”

黄海没有睁开眼睛，但身上的魔气越来越浓。

“师父……师父……师太……”凌能丽大急，一把背起黄海就向忘情崖冲去。

“丽姐，丽姐……”“会主……凌姑娘……”凌通和剑痴被弄得莫名其妙，禁不住随后追去。那群护卫本想继续干掉木耳和夜叉花杏，但又怕凌通万一出了什么差错，那他们可担当不起，忙跟在后面追赶，眼睁睁望着木耳和夜叉花杏抱着石中天离去。

很快，凌能丽背着黄海掠到了忘情崖顶。

凌能丽突然降低声音，她竟发现了圣舍利，那几有鸭蛋大小的晶石，就捧在达摩的手心。

达摩盘膝而坐，双手交叠，圣舍利便放于掌心，此刻的圣舍利闪耀着一层祥和的光芒。

了愿大师正拿着他花了近一个月方磨出的水晶棱镜，并不断地调整着数十面水晶镜面，保证所有透过镜面的光线全都汇于圣舍利上。

忘尘师太却与达摩相对而坐，以右手的食指隔空点在所有阳光会聚的那一点，她的指间泛出的是一缕青淡的紫气。

五台老人静坐在崖口，在凌能丽赶来之时睁开了眼睛。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凌能丽惊问道，蓦地，又想到那日忘尘师太所描述的以佛光化舍利之说，不由忖道：“这难道就是以佛光化圣舍利？”不由得望了望头顶的太阳。

五台老人的眉头皱了皱，他感觉到了黄海身上那股浓烈的魔气。

“快放下他，他是谁?!”五台老人忙低叱道，声音压得极低，似是怕惊扰了达摩他们。

“师父，他是黄海黄叔叔，现在被邪灵侵体，快救救他!”凌能丽忙放下黄海，想走近五台老人，但却似乎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道所阻。



“咦，这是怎么回事？……”凌能丽正奇怪间，五台老人已到了她的身边。

“这是师太所设的‘逆转五行天罡’阵，快！让我看一下他怎么了。”五台老人一边说话一边伸手搭在全身仍不停颤抖的黄海身上，脸色顿变。

“怎么了师父？”凌能丽极为敏感地觉察到事情有些不妙。

“‘道心种魔大法’！”五台老人的脸色有些发青，同时飞快伸指封住黄海心口的数大要穴，更伸掌向黄海的顶门百会穴击落，左手大拇指以快捷无伦的手法重点对方玉枕、天柱、曲池、脑穴、窍阴、完骨、安眠、医明八大要穴，同时向凌能丽吩咐道：“快去将我的金针拿来！”

凌能丽见五台老人每点一下，黄海便震一下，但整个人的颤抖也逐渐轻微了些，魔气依然十分浓烈，但却不再狂涨，只是她不明白，黄海怎会变成这样，她亲耳听到尔朱荣提到“道心种魔大法”乃是魔门第一奇功，怎会在黄海身上出现呢？难道是……凌能丽来不及细想，就立即转身向住处奔去。

“丽姐！”此时凌通刚好赶到。

“别问，有急事，跟我来！”凌能丽不想作太多的解释，一边跑一边道。

“凌姑娘，会主呢？”剑痴急声问道。

“守住路口，不准任何人上山！”凌能丽向剑痴吩咐道，却并未答话。

剑痴本来满腹狐疑，但此刻只好强压下疑问，不过他相信凌能丽绝对不会对黄海不利，只好乖乖地守在路口处。

“你们全给我守在这里，不准任何人上山，知道吗？”凌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如闷葫芦般跟在凌能丽身后跑，同时向那些跟屁虫似的护卫吩咐道。

那群护卫不敢不听，只好伴着剑痴诸人呆守在崖口处。

凌能丽拿了金针就向外跑，凌通似乎有些明白过来，心中也大急，这金针是用来替人治疗伤病所用，那就是说很可能是黄海受了重伤，或是出了什么毛病。

凌通并不认识黄海的真面目，只见过黄海戴着面具的样子，今日陡见黄海的真面目，一时竟不敢相认，而且黄海满身魔意，与初见之时那种超然的气势有着极大的反差，何况凌通今日是来找凌能丽的，见了姐姐，其他的一切自然全都不怎么在意，此刻方知为黄海着急了。

“丽姐，师父怎么了？”凌通疾呼道。

“姑奶奶，你没事就好了！”凌能丽跑出竹屋迎面便遇到了被制住穴道的哈不图。

凌能丽一惊，问道：“你怎么解开穴道的？”

哈不图搔搔后腮，有些不好意思地道：“是个穿蓝袍的老和尚，不！是个老喇嘛给我解开的。”

“到底是和尚还是喇嘛？这么大一个人，和尚和喇嘛也分不清？”凌能丽没好气地低骂道，也不再答理哈不图，径直向崖顶行去。

哈不图愕然之际，凌通也如飞鸟一般在他眼前恍过，不由得吃了一惊，但心里还在反驳凌能丽刚才的话，忖道：“你能分得出来吗？哪有穿蓝袍的和尚或是喇嘛？”

凌能丽赶到崖口，大惊失色，剑痴诸人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地，包括那些凌通的护卫，崖口一片凌乱，似乎被暴风拔起的禾苗一般。

剑痴的剑拔出了一半，但另一半却在鞘中，显然是他们根本来不及出手就被对方制住。

凌能丽和凌通心中骇然：“究竟是什么人，出手竟如此快捷呢？”

不过，剑痴诸人未死，只是被制住了穴道而已，并无大碍。

“是谁干的？”凌通惊问道，凌能丽却向达摩等人所在的地方跑去。

“是一个穿蓝袍的和尚，不，是喇嘛！”剑痴有些无奈地道。

正奔向崖顶的凌能丽听了这话，忍不住吃了一惊，暗忖道：“怎么又是穿蓝袍的喇嘛？究竟是何方神圣？”

凌能丽冲上崖顶，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一个身穿宽大蓝袍、头戴蓝冠的人，看那顶头冠，应该是个喇嘛。

“难道这人就是他们所说的喇嘛？怎会有穿蓝袍的喇嘛呢？”凌能丽心中暗暗感到惊讶。

“师父，金针拿来了！”凌能丽绕过蓝袍怪人，来到五台老人的身边。

五台老人的左手仍旧按在黄海的百会穴上，只是目光却落在蓝袍怪人身上，右手接过凌能丽的金针。

凌能丽也顺着五台老人的目光望去，只见那蓝袍怪人相貌极为清奇，眉长过耳，洁白如银，却无须无发，那蓝冠盖于头顶，样子极为怪异，不过，这人的年龄极大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黄海身上的魔意很浓，凌能丽竟似又感觉到了“死亡之剑”的存在，那种魔意，就像“死亡之剑”上所散发出来的死气。

五台老人没有说话，只是闪身带着凌能丽向崖边移了移，那是一堆乱石之